



燃绛子 / 著

灰色浪漫

黑色幽默，
纯白色的爱情，
混合在一起，
便是，
灰色浪漫……

灰色 浪漫

燃绛子 /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灰色浪漫 / 燃绛子著.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3. 11
ISBN 978-7-5125-0608-4

I. ①灰… II. ①燃…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75085号

灰色浪漫

作 者 燃绛子
责任编辑 戴 婕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 × 1230毫米 32开
8印张 157千字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608-4
定 价 26.0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1551

传真: (010) 64271578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传真: (010) 64271187-800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 //www.sinoread.com

序

Preface

记得那年春夏之交，川西平原的油菜花开成铺天盖地的亮黄色，有天夜里我百无聊赖之时，突然收到一条陌生短信：明晚蹦迪，禁止缺席。我愕然，随即一笑了之。不想没过几分钟那个陌生号码又发来了第二条短信：发错了哈，不好意思。这下却彻底击碎了我的平静，我在想，如果我能顺水推舟，勇敢地进入角色的话，会不会有一段可遇而不可求的浪漫艳遇呢？

这便是这个故事的起源。现实中除了收到两条短信十六个字之外，我连屁都没多放一个，可是那个发错短信的姑娘（也可能是长着三寸护心毛，一把络腮胡的彪形大汉）也许并不知道，她（他）当年无心遗落的种子，已在我这里长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枝繁叶茂，迎风招展。

好吧，我承认我想得太多了。

可是大多数灵感都来得这么无厘头，但就是这样微弱的灵光一现，促使人不断地痴心妄想着，然后涓滴意念，侥幸汇成河。

在这里我把自己的故事买一赠一的搭给你，就是希望有一天在

你平铺直叙的生活里，突然灵光一现的时候，你能多些突发奇想，从循规蹈矩的思维惯性里跳出来。如果和我一样，连屁都不打算多放一个的话，至少做到气运丹田，哪怕看起来像气运丹田也行。有些事，想想也是好的。

不过这个故事本身写得并不好，前面太傻×后面太装×，我还是没有像自己想象的那样，把自己的喜怒哀乐隐藏在故事之外。可是，牛×的是，我居然坚持下来写了这么多字，或许这对很多人来说完全算不上什么。

故事截取了普通年轻人不到两年的情感生活轨迹，很简单也很短。很多朋友说你这个故事还没有写完。是啊，两年之外的故事还在继续着，却终要说再见，只是我已无心再截取。此刻我正走在自己新的路上，风总是来自迎面的方向，我穿过黑夜和白天，穿过山脉和河流，穿过阴霾和晴朗，我在每一个岔路口停下来回望，怕你看错了转弯的方向。

最后，向在书中不幸被我恶搞的两位偶像致歉，现如今你们一个在天上，一个在人间，那我就遥祝你们分别在天上人间玩得开心。

【1】

下午公司没什么事情，正无聊的时候收到一条短信：

“周五晚上有活动，蹦迪，顺便秀一下你的新裙子噢，不许缺席！”

再看号码，是个陌生号码。我心思量这谁呀，我一大老爷们秀什么裙子呀！秀秀内裤还差不多，估计是发错了。正准备删掉，突然转念一想，何不拿这人消遣一下呢？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谁让这个猪头不小心呢？短信也能发错。再说发错就发错呗，偏偏是发给了我？

我这一消遣不要紧，引发了后来一系列的事情。

我顺水推舟回了一条短信：“都谁啊，人多吗？”在等待那边回复的间隙我揣摩起了这人的身份，男人？女人？老年？中年？青年？什么职业？等等等等。

首先肯定是个年轻人，这么热衷蹦迪肯定是年轻人；其次很可能是个女人，这一点从她对观赏别人新裙子的热衷程度可以得出，至于职业嘛，还不好说。不过“年轻女人”这个基本判定已经足够引起我的兴趣，唯一不知道的是漂不漂亮。

正揣摩着她的短信回过来了：“你，我，薇薇，张子露，就我们四个噢。”从这条短信可以完全判定对方是个年轻女人，而且这条

短信另外一个附加信息是：一个年轻女人携她的三个女伴集体投怀送抱。我是不是要走桃花运了？

我又回了一条短信：“在哪啊？几点钟啊？”我要尽量模仿女人的腔调发短信才不会引起怀疑，女人的短信一般总会在末尾加一些语气词，要是祈使句她们通常会加上“噢”。比如“你快过来噢”，“别迟到了噢”；疑问句通常会加上“啊”在话的末尾，所以我刚才的短信不是像男人之间交流的那样简洁明快：“在哪？几点？”而是都在后面加了一个“啊”字。

对方的短信很快回了过来：“七点半在红灯笼吃饭，张子露请客噢，吃完饭去醉城，怎么样，好主意吧？”这个女人有些自以为是，这样的问句，不但是自问自答，而且替别人都回答了，从语法上别人已经没有提出异议的余地了，只能点头说好。不过对于那个叫张子露的姑娘来说，就算不上是好主意了。

“醉城”是本市最大的一家迪厅，也算比较正规的，在东大街，读书的时候去过几次，后来上班了就很少去了。“红灯笼”是一家中式快餐店，在市内有几家分店，要是吃完饭直接去“醉城”的话，那她所说的“红灯笼”肯定是解放路那家了，那是离“醉城”最近的一家，连马路都不用过。

我又迅速回了一条短信：“对了，把张子露的号码给我发一下噢，上次邻居的小孩拿我手机打游戏，还回来时就没了她的号码，估计让小孩给删掉了。”

没过一分钟短信回过来了，只有十一位阿拉伯数字。

我用办公室的电话给张子露拨了过去，接通后一个非常温柔的女人声音说了一声“喂，哪位”。嗓音甜美且语调婉转。如果可以从声音来推断外表的话，张子露一定是天仙级别的。

“喂，请问你是张子露吗？”

“是我，您是哪位？”

“哦，是这样的，我今天拣到一部手机，号码是……”我把刚才发错短信那个人的号码念给了张子露，“我看上面存有你的号码，就冒昧给你打了这个电话，我想你应该认识失主吧？”

对方一阵沉默。大概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还是在分析事件的真实性？

“要不算了，我打给手机上这个叫……薇薇的吧，打扰了。”

我并没有挂电话，而是等着对方的下一步反应。

“韩朵！”对方突然的一声喊吓了我一跳，“是我的朋友是我的朋友，她叫韩朵，哎呀，她怎么这么猪头呀！手机又给弄丢了！”

原来是半天没反应过来，我松了口气，接着往下编：“没关系，现在不是找回来了嘛！手机现在怎么交给你们呢？”

“不用麻烦你了，你给她打电话让她去你那取就行了，她的手机号码是……”

“她的手机不是在我这里么。”估计张子露的胸很大——常言道

胸大无脑。

“噢，忘了忘了，那你的手机是多少，让她给你打过去。”

“我没有手机，没看这是座机号码嘛，我在打公用电话，我刚来城里干活不久。”

“那怎么办啊？”张子露有些急了，这一急更加验证了关于她胸大的推断——韩朵的手机不是在我手里么。

“这样吧，你把韩朵的地址告诉我，我给她送过去。”

“这……这怎么好意思呢。”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是送报纸的，说不定正好顺路呢。”我使劲憋住笑。

“那……那就麻烦你了师傅，韩朵的地址是，朱雀大街7号文艺大厦1602室，远扬广告公司，她是美编，在美编室找她就行了。”

挂上了电话后我看看日程，周五晚上正好有空，好吧，我决定门前捡漏。

看了看表，该下班了。

【2】

我是一家热水器公司驻西安的销售处的业务员，26岁，单身。

现在正值春末，热水器生意的淡季，也是我一年中最清闲的时候，最近上班也就是和办公室的几位美女晒晒牙齿吹吹牛，要不就上网，下了班就去找客户喝酒打牌，偶尔去酒吧里泡个妞什么的，神仙一样的日子。

再说说办公室另外几位神仙，其实我们销售处就7个人：经理，我，马脸，孙姐，秘书小孙，财务小何和库管小许。其中男女比例3：4，男士有我、马脸和小许。

马脸是我搭档兼哥们，也是业务员；小许叫许宏建，是库管。

女人嘛，首先经理是个女人，叫沈玉婉，三十二三岁左右，姿色一般，但女人总有女人的味道嘛，沈总很平和，不像其他领导那样端起个架子，见我们老是一脸笑容，我和马脸调戏其他女同事的时候她也偶尔掺和进来替她们解个围，但尺度把握得很好，随和但不失庄重。

接下来说说孙姐，是个标准的熟女，三十岁左右的少妇，秀色可人，也会打扮自己，波浪式的披肩发，瓜子脸，五官要是单个拿出来说的话并无过人之处，可凑到一块看你就由不得不说这是个美人面孔

了，皮肤白皙且身材玲珑有致，身上的衣服总是随潮流而改变。说她是熟女并不是指的这些，而是说这个女人思想活泼口齿伶俐，常和我们一起开一些让人浮想联翩的玩笑又能在我们刚要浮想联翩的时候踩一脚刹车戛然而止，用马脸的话说就是这个女人是个反调戏高手。孙姐叫孙梅，同样是业务员。

公司还有另一个叫孙玫的就是秘书小孙，不过小孙是玫瑰的玫，二十二三岁的样子，是公司青春派清纯少女的代表，长相是最甜美可人的，常受我和马脸语言调戏，原先一被调戏就涨红了脸，与她同名的孙姐马上过来护驾，现在居然可以应付一两句，我自叹又摧残了祖国花园里的一朵鲜花，罪过罪过。

还有一位女士就是财务小何，何玲，是那种闷死了不说话型的，戴着眼镜，只管按手中的计算器。

我们公司所在的写字楼叫“华天大厦”，与相邻的“华地大厦”属于同一个开发商，两座楼的地下停车场也连成一体，所以显得格外空旷，取车很费劲，因为要走很长的路。

我把车开出来的时候，孙梅已经等在外面了。远看上去这娘们身材真是不赖，上身穿一件淡绿色无袖T恤，而且还是紧身的，裹得胸口两团肉愈发惹眼；下身却是一条白色宽摆裙，修长的小腿一览无余。上身裹的紧绷绷的，下身却宽宽大大，把该显的地方全显了，该凹全凹了，更显得身材玲珑有致，这女人他娘的！

平时上下班都是她老公接送的，这几天她老公出差了，她又不会开车，所以就搭我的顺风了，还好我上班经过她住的小区。

说到这里不得不说件趣事：她老公刚开始出差的时候，她还挤过几次公交车，结果有次早上上班，在公交车上站她后面的一个男人不知怎么给流鼻血了，估计也是她身材太惹火了，那男人把持不住了。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公交车上很挤，孙梅扶着外侧的低扶手，大家都知道低扶手是在座椅的另一侧上方，站在座椅的这一侧要去抓另一侧的扶手就势必得弯腰身体稍稍前倾，孙梅当时就是这姿势，那男人在她身后站直了抓着高扶手，结果鼻血流下来不偏不倚正好滴在孙梅后侧的裙摆上，臀部的正下方，而且滴出的图案是顺流而下的一条线，估计那男人是搞建筑的，不然哪能滴的这么直，标准的铅垂线啊。

孙梅当时只知道后面那个男人流鼻血了，并不知道他还自己的白裙子上搞了一番建筑研究。孙梅大摇大摆的下车，过马路，穿过卖早点的闹市区，在上班的高峰期站在大厅等电梯。

特殊的位置上出现特殊的红色液体，又在特殊的时间段内招摇过市，这三个“特殊”的机缘巧合，使得孙梅在整个高新区内名声大噪，也使得孙梅那段时间销售业绩一路飙升，更使得孙梅从此和公交车恩断义绝。

从那个时候起孙梅的老公一出差我就成了她的兼职司机，这哥们还是搞水利勘测的，老是出差，而且一出差就是个把月的。起初孙梅

还坚持要和我分摊油钱，我说不用，只要你保持好现在的身材就不会对车产生负荷了。

在路上孙梅问我有没有发现沈总最近有些不对劲，我说没发现，对不对劲只有她老公能发现，我怎么能发现呢！

孙梅说：“沈总最近老是一个人在办公室待到很晚才离开，而且做事情老是集中不了精力，丢三落四的，上次的销售合同居然忘了把付款的条目附上去，搞得我现在催款很被动。”

我说：“会不会是到了每个月的‘那几天’？”

孙梅说：“你去死，马游，你老婆‘那几天’那么久呀！”

我嘿嘿一笑：“孙姐你这话说了早了，我还没娶老婆呢，你就先打击了，指不定我将来和谁有缘呢，要是万一将来你们夫妻有点小摩擦什么的，我不是就有机会了？要真这样你今儿就自己给自己把咒语下好了不是？”

孙梅拧了我一把：“呸呸呸，乌鸦嘴！”

不一会儿就到了孙梅住的小区，我把车停在了小区门口，孙梅下了车说：“走，上去坐会儿，我老公不在的。”

“做会儿？”我装作不解，问，“是做动作的‘做’还是坐凳子的‘坐’？”

“你讨厌！”孙梅伸出玉指戳我的脑门，“我都说了我老公不在嘛。”

我顿时心中大喜，只觉心跳加速，呼吸急促，同时脑子里也飞快地运转着：我靠，不是吧，幸福今天真的要降临在我头上？想当初到现在我一直是蓄谋已久处心积虑用心良苦……

我张大嘴巴正YY的出神，就听孙梅笑了：“看把你紧张的，好了，不开玩笑了，你这些天来回接送姐姐费心劳神的，姐姐晚上请你吃饭，以表谢意，马路对面有家卷饼做得不错，去尝尝吧。”

“您自个吃吧。”我将张了半天的嘴巴闭回来，“我晚上美女有约，就不陪您了。”说完打了个转向上马路了。奶奶的，不会开车就会踩男人的刹车。

晚上在家，收到韩朵的短信：“上帝说可以让我实现一个心愿，我说我要收到短信的这个人永远快乐，上帝说不行，只能四天。我说那就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吧。上帝又说不行，只能三天。我说那就昨天，今天和明天吧。上帝又说只能两天。我说那就黑天和白天吧。上帝说只能一天。我说那就让她每一天都快乐吧。”

我心想，这小姐怎么就认准我了，不被泡上心不死。也不知长得怎么样，礼拜五去验验。

我将短信转发给了马脸，不过转发之前把里面的“永远快乐”改成了“天天打炮”，把短信最后的“每一天都快乐”改成“一炮灯熄”。

洗完澡给沈玉婉发了条短信，然后关机，睡觉。

【3】

周五晚，我将车停在红灯笼餐厅门口，打开音响，副驾驶坐着马脸。

约摸等到七点二十五，我和马脸下了车，拿出手机发了条短信，然后走进餐厅。

一走进来就看见左侧靠近落地窗的桌子一个女孩子正从兜里掏手机看短信，那一张桌子正好三个女孩子。我心里一乐，就是你们了。我和马脸在她们旁边找了张空桌子刚坐下来，就听听短信那个女孩喊：“天哪，丁琼又来不了了！”原来我假扮的人叫丁琼。

旁边另一个女孩搭讪了：“不是吧，她又有演出吗？”从声音听得出这位就是张子露，她的声音还是那么娓娓动人，这样看来另外一个就是被她们称作“薇薇”的了。

演出？那个小妞还是个演员？模特？不是吧，那一定长得不错了，身材肯定也没得说了。我靠，一条短信让我赚大了。

这时马脸凑到我耳边低声说：“把头发挽起来那个我要了，其他两个归你。”这鸟人居然一直在饱眼福，我偷听的时候他也没闲着。

我转头看见马脸所说的那个女孩子，正是张子露，把头发打了个卷用夹子夹在脑后，露出长长的一截脖子，再加之穿着一件黑色吊带

装，前露胸后露背，看上去一览无余，让人觉得春光无限，呵呵，怪不得叫张子露呢，原来是这个意思。胸的确不小，印证了起初我对她的推断。

我压低声音对马脸说：“有眼光，胸肌发达。”

马脸一脸坏笑：“我那点爱好你又不是不知道”

又听身后说话了：“她没说是不是演出，就说忙，没时间来了。”韩朵的声音。

“这家伙，好扫兴哦。”张子露发话了。

“没关系，她的工作就是这样，老会临时有事情。”薇薇也开口了。

三个女人你一言我一语唠开了，从晚上的饭菜唠到化妆品，再从李亚鹏和王菲的婚姻唠到哪家商场最近打折打得厉害。三个女人一台戏，一点都没说错。

我和马脸在旁边等着，巴望着她们能早点结束，然后早点去迪厅，我们就有机会了，没想到她们唠了两个小时决定不去玩了，各回各家。把我和马脸郁闷地想哭。

她们起身结完账，从我们身边走过时飘过一阵香味，马脸说是张子露身上的，我说是韩朵的，争论了半天才发现还没吃饭呢，一人要了碗卤肉饭吃完后各回各家。

周六早上还没起床就接到孙梅的电话，说是她今天想练练车，问

我有没有时间教教她。我说好呀，我这就过去。然后翻身起床，一看表都九点多了。

赶到的时候孙梅已经等在小区门口了，这娘们就这点好，凡事不让你等她。

她们家的车是辆银色的两厢车，太阳一照光闪闪的，看起来很新，几乎没怎么开的样子。

我说我陪你练车你怎么谢我呀？孙梅说姐姐请你吃饭呗。我说嘿姐姐，你看我像缺饭吃的人吗？孙梅说那姐姐付你工资吧。我说姐姐别逗了你知道我缺什么。孙梅又说给我介绍对象，我说我是取性舍爱型的，好办不？孙梅说唉，不好办又有什么办法呢，那姐姐只有自己委屈一下了，谁让我弟弟对我这么好呢？我说姐姐那好呀，趁现在还没出发咱不如先预付报酬吧！？孙梅啪的一巴掌打在我肩上：“还没睡醒呢，开车！”

我一脚油门踩下去，汽车直奔郊区驶去，孙梅急了，问：“你要去哪呀？！”

我说：“难不成你要在市区里练车呀？”

这女人，真是的。

在郊区找了一条车少人少宽敞平整的路段，我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把驾驶室让给了孙梅。孙梅其实是有一点开车的基础，甚至连驾照都托人办了，怎么加油怎么挂挡都知道，就是实践少了点。

我说：“今天练习的主要内容是：改正猛加油猛踩刹车的坏